



梁實秋主編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 55

莎士比亞

莎士比亞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之55

■版權所有

主編：梁實秋
作者：馬彥祥
譯者：梁宗岱
插圖：劉銘

出版：名人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安和路88巷5號
電話：七〇三三三三（三線）
郵撥：五三九六六
通訊地址：臺北郵政第96—365號信箱

發行人：林獻章

法律顧問：林樹旺律師

印刷：中興印刷廠

局版臺業字第〇一八八號

■請勿翻印

民國71年8月1日再版

莎士比亞 *William Shakespeare*



●梁寶秋主編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

莎士比亞

出生於愛汶河畔的史特拉福……………五

十八成親 娶妻清教徒……………一八

鋒芒初露 以劇本寫作爲職志……………三七

瘟疫肆虐 戲院關閉……………四三

戲院重開 御前展才華……………五



取材獨到	推陳出新		七五
晉身貴族	購置新宅		九五
名揚千里	戲劇界一寵兒		一三三
買地置產	永蒙皇恩		一五二
新主登極	寵遇尤加		一六〇
寶刀未老	激流勇進		一七〇
告老返鄉	預立遺囑		一八五
不朽的莎士比亞			一九八
後記			二〇五
年表			二〇八



出生於愛汶河畔的史特拉福

英格蘭有許多市鎮叫做史特拉福，其中以座落於愛汶河兩岸的那個小城，最是地靈人傑，傲視羣倫。「史特拉福的約翰」曾任坎特伯里大主教，而休·柯羅普登更曾官拜倫敦大城的市長。十六世紀中葉，這些特殊的光榮雖然已是明日黃花，跨座在愛汶河上，由休·柯羅普登斥巨資所修築的石橋，卻與倫敦終年交通不斷，使得史特拉福成爲一個繁榮昌旺的市集地區及華維克郡的大城之一。生於近郊村莊中的青年們若是無意於做農夫，就會移居於城內，學習一門行業，然後定居下來。

嚮往史特拉福的華維克青年之中，有一個名喚約翰·莎士比亞的青年，他住在城北四哩外一個叫做史尼特菲爾德的美好小村落裏。約翰的父兄俱爲佃農，可是約翰卻不想步他們的後塵，他離鄉背井來到史特拉福。

約翰·莎士比亞選擇了製造手套這一行。十六世紀時人人都要戴手套，而本地的製造業者又受到「國會法案」的保護，所以它是門很有賺頭的行業。手套業者在史城成爲勢力最龐大的行業之一，他們在鋪砌整齊的市場廣場裏的大鐘下，選了最有利的地位，設起了攤棚，直到百餘年後

，才爲綢緞商人所取代。

約翰·莎士比亞經營的是細緻的白皮，它是製造高級產品的原料，不過，他在業餘也同旁人一樣經售其他的商品，由木材到羊毛，應有盡有。

史特拉福沒有城牆，它的街道非常挺直而寬闊，然而在精神上卻仍舊是個緊密、徧狹的中世紀小社區。像英格蘭的其他市鎮一般，史城是根據一套父親似的嚴格方法來治理。市鎮當局竭盡全力保護當地實業，不容外人介入，所有的行業都經嚴格的控制和督導，居民們須謹遵法規以維治安。史城的居民若是不給自己的狗兒戴上口罩、讓鴨子亂跑、玩牌，「或任何不法的遊戲」，夏季裏孩子到了晚上八點尚未返家、沒有清掃水溝，或是從城裏的碎石坑裏「借」些兒碎石自用，那就等著罰款吧！要帶外鄉人回家須得官方特許，如果出於同情讓個大肚子的「陌生女人」在家裏住著，罰金就更重。

法規既是如此繁多，要想一點也不犯過簡直不可能，職是之故，史城還沒那個居民德行如此高尚、出衆，從來沒被科處罰金的。

稅收的最佳來源，是法律禁止市民「私製垃圾」，必須使用四、五處公定的垃圾場。史城居民最常犯的過錯，是「在寢室門口堆置垃圾」，幾乎每聯保的十家皆因此而受罰。約翰·莎士比亞首次上紀錄，罰款十二便士，即因和兩位備受尊敬的隣人在自家附近堆置廢物而導致的結果。約翰應該算得上是審慎而持家有道了，他不像好些人，總在記錄上跳進跳出。

最起碼的食品方面，史城也有一套嚴格的中世紀式的方法，管制著價格和品質。每年有兩名

「酒官」被選出，負責督管麵包師傅、屠夫、旅館業者嚴守價格規定；不讓釀酒業者在釀製過程中，添加「蛇麻子或其他騙人的玩意兒」，也不許零售啤酒的婦女，以未密封的酒壺裏的酒待客。一五五六年九月，約翰·莎士比亞獲選為酒官。

次年，約翰進入史城的治理機構——議會，在古老而漂亮的市政大樓裏開會，穿的是特別的袍子，要是忘了，那得罰十二便士。

一五五八年，約翰又成為這個自治市的警官之一，這個職位可要身強力壯、意志堅決的人才能勝任。當了警官以後兩個月不到，瑪麗女王駕崩。瑪麗在位時，英格蘭奉行天主教，新教徒一律被視為叛黨。伊麗莎白女王繼位，英格蘭又改奉新教，不少的天主教徒並不服膺新女王，而使得警官疲於奔命。

一五五九年，約翰·莎士比亞又重獲任命為小警官，並對該城法律未有明訂的過錯加以判定、科罰。約翰的表現一定很傑出，因為一五六一年時，他與約翰·泰勒同被任命為市政官，負責監管當地的稅收。此時這個職位也讓他忙得不可開交。由於宗教的改換，他必須負責讓城裏的神壇全部撤除，偶像劈去，舊的宗教畫也全用白石灰粉刷掉，譬如，他就曾花兩先令請人搗毀市政廳教堂中的所有偶像。

市政官負責收稅、監管稅收，並向議會做完整的報告。開銷的項目繁多，數額又大，因此兩年任期下來，約翰還倒貼了四鎊老本，這個數目可不小哪！

不少人以為約翰·莎士比亞不識之無，甚至連自家姓名都寫不來。市政官的記錄裏並無他的

筆跡，全是由市政書記所抄錄；遇到需要簽名的文件時，他有時畫個十字花押，有時畫個他用在手套行業裏的細巧的指南針畫。約翰有個好友也在議會記錄上畫押，可是他卻有信件證明他是能寫的。克利斯多夫·馬羅（註：一五六四—一五九三，英國戲劇家）的父親在遺囑裏也是畫押，他是坎特伯里一名商人，他的簽名則仍存在教堂的記錄本上。

史特拉福的記錄裏並未提及有個不會寫字的市政官，同時選個「白丁」從政，讓他經管許多需要做仔細的簿記的事務，豈非太令人覺得奇怪？兩年任滿之後，另有新官接任，約翰卻再被留任一年，為新市政官草擬報告，這在史城並不尋常。由此看來，約翰·莎士比亞一定有過人的才賦，足可擔當市政官的職責而有餘。

這時，約翰成家了，他的婚姻定然是同他一帆風順的生意和市政生涯一般，很令親友們覺得滿意的。他的妻子姓阿登，是華維克郡最古老的家族之一。老羅勃特·阿登沒有兒子只有女兒，而瑪麗則是他的「最小偏憐女」，是執行他遺囑的兩個人之一，因此瑪麗一定很能幹。瑪麗下嫁莎家時，帶來的粧奩裏不僅有大筆現款，還有韋木科特的大片農地。約翰的父親是阿登家的佃農，這片土地對約翰的意義重大可想而知。

未來的岳丈去世那一年，約翰在史城買了兩棟房子，一在城西的綠嶺街，一在韓里街。他在韓里街已住了四年，可能買的正是他一直租住的房子，而他也可能就在這裏娶媳婦，至於孩子們無疑更是在這兒出生的。



莎家第一個孩子出生於一五五八年，約翰便是在這一年被任命爲警官。孩子取名瓊，早夭。四年之後，又生了一名女嬰，瑪格麗特，她也於次年殤亡。

埋了瑪格麗特，同年四月，瑪麗生了第三個孩子，這回總算得了個兒子，快樂的父母爲他取名威廉。

史城的人們並不曉得威廉·莎士比亞有朝一日要成爲整個文明世界矚目的人物，因而他的確實生日竟無可查考，只有在教堂的記錄上載有他受洗的日子是一五六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傳統上和一廂情願的情感上，人們喜歡認爲莎士比亞是誕生於四月二十三日，這也是他五十二年以後的歿日，更是「聖喬治節」。聖喬治是英格蘭的守護神，而莎氏則是文學的守護者，這樣希望又有何妨呢！

小威廉由於是市政官員的長子，因此必定穿了白色的衣服，在河邊漂亮的「三位一體教堂」裏，體面而隆重地接受了約翰·伯列奇格多牧師的施洗命名，正式成爲英國教會的教徒。

此時在英國各地，宗教與政治都緊密相連毫不可分，英格蘭境內的人既効忠於女王，亦必誠信於教會。史城居民到了星期天，若不帶著一家老小和僕從上教堂報到，那就又只有破財消災了！教堂的講壇是政府宣傳的極佳所在，教士們所做的特別禱告和講道，可以防止人們自己胡思亂想。

約翰和瑪麗信奉什麼教不曉得。小瓊·莎士比亞是以天主教方式、以拉丁文施洗的，並曾塗膏，因爲其時瑪麗女王在位。可是威廉卻出生於伊麗莎白的時代，因而他便以新教方式，並以英

文在洗禮盆中施洗，而成爲英國國教的一員。

威廉出世後三個月，史城發生大瘟疫，半年之內有三百五十餘人喪命。約翰和瑪麗定然也爲自己的愛子擔心不已。

威廉誕生以後同年，市議會剔除了一名人員，由約翰補進成爲市府參事。現在約翰穿的是面上覆著毛皮的黑袍，星期天在教堂裏坐在講壇近旁的特別座上。耶誕節期間，可以在韓里街的居所前懸掛一盞特別的燈籠。更重要的是，他已經成爲人人艷羨的社會顯要，「約翰·莎士比亞先生」了。

兩年後，老莎士比亞獲得提名角逐「高級州官副手」，這是該城的最高政治首長，與所謂的市長職位相當，只因曾有一位「高級州官副手」曾經一手包攬城裏大小一切事務而沿用下來。史城獲得伊麗莎白的弟弟，愛德華國王的特許，擁有自治的政府。第一次提名，約翰落選；第二年再獲提名，終於當選。

一五六八年十月一日，約翰宣誓就職。如今，他的皮袍又成了絳紅色，到議會廳主持開會，還有專人護送。上「三位一體教堂」做禮拜，他的座位在教堂中部北邊的前排，瑪麗與首要參事在他兩邊，次級參事與妻眷則在他的後排。

身爲市長的約翰·莎士比亞同時也是治安法官，並在「記錄法庭」中任法官，主特庭務。根據「紋章部」的訓示手冊，他已經有資格可以要求有自己的紋徽，從此成爲縉紳之流了。

小威廉·莎士比亞現在已經四歲，有個兩歲的弟弟吉伯特作伴。他住在韓里街，家裏的屋子是堅實的橡木所建，有著斜斜的屋頂，閣樓尖聳著山形牆。這棟房子位處史城極北端，但是走出韓里街前往鬧區卻不需多久時間。就在這鬧市裏有個抽水機，城裏的主婦們在此洗滌衣物，然後就近便在「十字市集」上晾曬開來。

「十字市集」之東有「橋街」通往牛津和倫敦，史城重要商鋪皆沿此街開設，有鐵匠鋪、酒館、鞋鋪、麵包店以及該城最好的四家旅館等。

「橋街」過後有砌道通往柯羅普登爵士修建的大石橋。那時節，愛汶河是「夏天裏的河，冬季裏的小海」，橋欄甚矮，連稚子都可憑欄而望。沿著河岸在史城和石橋之間是「柯羅斯靶場」，居民們便在此練習射術；再後面是「柯羅夫河岸」，是史城畜牧鴨、牛、羊的公共草地。這時英國已發展軍火工業，而人們依然習射，以備隨時為女王効命，不過更重要的是，希望藉此把人們的思想，自「不法」的遊戲如打保齡球和玩牌之上引開。

史城過得去的人家皆有私人穀倉和花園。城裏產蘋果和梅子，植有榆樹千株，櫟樹四十株，夏來史城一片青茂濃鬱。環城有農地，遠處天地交際處有「林地」，古稱「阿登森林」。史城有一所免費的文法學校，由該地的稅收支付，孩子們會讀會寫之後便要上學。

讀、寫是由教區裏的牧師負責，針線活兒則由「牧師娘」來教導。讀書的帖子是一方木板，上頭半黏著寫滿字母的紙張，再覆上一層薄而透明的角板，以防骯髒的小手亂抓。等字母都會了，孩子們便會開始讀『ABC與教義小問答』之類的書，讓孩子們同時學字母和教義。這本書在



英格蘭於八個月之內可以賣出一萬本。

莎士比亞便以這種方式學寫字母。其時有一種新的「義大利式書法」（與今日的大不相同）在法庭上和城裏大行其道；而另外的中世紀書寫方式，叫做「秘書式書法」的，則仍然在鄉間使用。莎氏遺下唯一的筆跡只有極少的簽名，它們是以舊式的「秘書式書法」所書寫，也許他後來雖然去了倫敦，卻也並未費心改變書法吧。

史城文法學校裏的課程與英格蘭其他的文法學校一樣，嚴肅、徹底、枯燥，所教是否適用於孩子們將來過日子所需並不重要。中世紀，學校教育的目的，是要培養些有學問的教士，好擔任教堂裏的職務，因此，文藝復興時的英格蘭的童子們學的淨是拉丁文，然後再多學點拉丁文，最後還是再多學些拉丁文。莎氏入學十年後，倫敦有位教師呼籲在課堂上應教授英文，這個建議太「激進」了，竟沒有人去注意它。

莎氏和在他前兩世紀的傑弗瑞·喬塞（註：一三四〇—一四〇〇，英國詩人）所受的教育有顯著的差異，喬塞讀的書名為『多納特』，十分簡單，而莎士比亞所讀的卻是經審定的拉丁文文法，由聖保羅教堂附屬學校的第一任校長，威廉·李立所寫。

一百個孩童裏也不見得會有一個在日後的事業上用到拉丁文。因而拉丁文的教導，可以說是「一種不自然的靜止」，等到孩子們開始要品嘗舊時作者賞心悅目的文筆時，那熱烈想要學習的火花，卻因文法的重負而熄滅，因此對於老師和孩子們都是「冷肅不適」的經驗。

莎士比亞或許沒有班·江生（註：一五七三—一六三七，英國戲劇家，於一六一九—三七

榮膺桂冠詩人）和克利斯多夫·馬羅的幸運，能够獲得良師的啓發，在心中燃起對拉丁作家的喜愛。莎氏終生都寧可藉英譯本來讀拉丁作品。

莎氏在學校裏最喜歡的作家是羅馬詩人奧維德（註：紀元前四十三年？～紀元後十七年）。幾乎他所曉得的神話全來自奧的『形變』，不過他似乎對第一、二冊要比對其餘的熟悉，同時還得借助英譯。

讀、寫拉丁文外，還有背誦。另外並特別注重在大庭廣衆間的說話技巧，訓練學生能够靈巧地控制、使用說話的聲音，有許多老師且讓學童們演出浦勞塔斯（註：西元前二五四？～一八四，羅馬戲劇家）和德倫西（西元前一八五～一五九，羅馬戲劇家）的劇本，讓他們親身體驗如何把握話中的字眼。有些老師十分注意「樂音般的談吐」，他們使用一套如標點似的符號，以表示聲音的疾徐高低，何處換氣，何處可以完全地舒口氣等。像這樣的背誦和說話訓練，對於將來成為職業演員的莎氏倒是很重要很有用的。

除開拉丁文，史城的文法學校甚麼也沒教給莎士比亞，沒有史地、沒有近代語言，更沒有自然科學。莎氏後來所學到的都是在倫敦學得。譬如他便是在倫敦學到法文的。

法文最後成為文法學校裏的一門功課時，仍是像拉丁文一般，重點全在規則和文法上。這時文法規則的講求和虔心記誦的功夫全集中在拉丁文上面，英國人對於本國語言的使用反而輕鬆自由。拉丁文擁有人們的尊敬，可是，所有的感情，實際的興奮快感和使用時歸屬個人自己的溫暖之情卻都屬於英文。一個作家若想找個貼切的字眼，他沒有英文字典可查，他只好到記憶深處去